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生活札  
记”。



潍坊晚报

2023年5月1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石风华  
美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

漫天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宿，整座城市变成了雪国。夜里的雪下得静悄悄的，俨然无声的背景，街道空旷，令人有一点迷茫和感伤。

我按捺下情绪，走进单人病房，窗帘和床单都是淡蓝色，被晨光一照，像是透明的。

病床上的母亲枯瘦如柴，干瘪的下颌努力吞咽着打成糊的食物，左胳膊不能动弹，右手缓慢地不停握拳，松开，再握拳。

手指的监控夹松了，我帮她紧上。

她说，你把我摇起来。

我走到床尾，摇了几下，又跑回去给她垫上枕头。

她说：“你咋瘦了？”

“妈，我没瘦。”我说，心里的悲伤涌上来，“您瘦多了”。

“不是年少时和土匪拔轱辘儿的劲了。”

她说，“我想回家”。

回家，说的是老家。

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上世纪20年代，母亲生于此地，姥爷是一名教书先生，家有几亩薄田。母亲六岁那年，一群土匪闯入家中，搜罗一空后绑了姥爷，扔下一句“拿银洋来赎”，扬长而去。

姥姥卖掉了所有田地和房屋，又颠着小脚四处借贷，凑够赎金将人带回，姥爷已奄奄一息。

那时母亲正第N次为缠足哭闹，过来的族老看看嗷嗷待哺的舅舅、尚在襁褓中的小姨，对着姥姥求助的目光，长叹一声：“家里总得有个下地干活的，老大的足不缠也罢！”

母亲逐渐长成了彪悍的女子，庄稼地里的把式样样精通，百十斤的担子轻松上肩。一次，家里进了两个土匪，抢了仅存的一瓦罐粮食。母亲急了，上去和土匪撕扯，三个人在场院里转圈，瓦罐“咣当”一声摔了个稀碎，土匪瞥见母亲赤红的双眼，啐了一声“晦气”，走了。母亲叫出躲藏的舅舅和小姨，把地上掺了土的粮食一粒一粒捡回来。

到了成家的年纪，媒婆瞅着母亲结实的身材和一副大脚板，介绍的对象不是老丑就是丧偶，姥姥唉声叹气，母亲却说：“俺偏要寻个又俊又年轻还有学问的！”

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父亲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上过洋学堂，懂中医，会唱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男子。战争年代，父亲弃医从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窗外雪花飞舞，室内暖气烘得热热的，母亲乏了，静静地望着我。

我是老生子，上学时，不识字的母亲面容苍老，头发已全白；而同学的家长大都年轻，受过正规教育。母亲因为自己不识字，只要见到带字的，哪怕是被丢弃的小纸片，也会捡起来，把纸压平，碰到人就问写的是什么，有没有用。母亲嗓门大，说话不会拐弯，有些家长就悄悄笑话她。

母亲问得最多的是我，我正值叛逆期，经常会不耐烦，不喜欢她的大嗓门，更不喜欢她拉破烂，问我，我就回“说了你又不懂”。

当时有一位刘姓邻居，女儿智力发育迟缓，和我同校，母亲就让我每天上下学护送对方。我那时玩心大，心想，老妈真爱管闲事。直到我为人母，不由喟叹，不如母亲多矣。

母亲90岁时依然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晚年喜欢看电视节目，看见跳芭蕾的，就说“这些小嫚光着打伞”；遇到战争片，说“俺去棒子地给党员送过饭，俺算地下党哩”。她尤其喜欢书画频道，让我买来纸笔字帖，趴在桌上一点一点描红。去年，母亲的身体急转直下，一向自理的她躺在了病床上。

“雪停了。”她望着我，声音嘶哑：“啥时候都要努力活着，我会保佑你的。”她右手缓慢地不停握拳，松开，再握拳。

刚刚遭遇人生低谷的我泪流满面。母亲总能让人感到力量。

雪融春归，春暖花开。然而，母亲已经不在了。

## 我的母亲

□李杨

## 我永远的女神

□王翠文

12月25日是已故母亲的生日，与年轻人爱过的西方一节日重合。但我只心心念念我的母亲，因为她是我永远的神（YYDS）。

我的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不怎么识字，没多少文化，但这不等于她没有能力。她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五人养大，培养了三位人民子弟兵、两位人民教师。我在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了二十多年，我弟在空军部队飞行了三十多年，直至最高停飞年限才告别蓝天，为保卫祖国我们都曾巡天蹈海；姐姐和妹妹则是桃李遍地。对此，母亲很有成就感，但并不矫情和得意。

当年，我们姐弟五人陆续考上了故乡最好的中学。无奈家里经济拮据，母亲要走东家串西家陪着笑脸去借钱，来供我们上学。有时空手而归，还听了不少风凉话，母亲并不灰心，丝毫动摇不了她支持我们上学的决心。父亲也经常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们上学。总有明白人说：有云彩，才会有雨，这家的孩子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上世纪50年代，我生了场大病。刚面世的新药盘尼西林有特效，但这药太贵了，母亲卖了家里的玉米才买上药，保住了我一条小命。我长身体那个阶段，缺衣少吃是常态，总是吃不饱，母亲就把自己那份食物让给我吃，她吃野菜充饥。

这就是我含辛茹苦的母亲，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她的恩情。

后来，姐姐有了两个孩子，俩娃娃出生间隔太近，要分开喂养。1967年，母亲千里迢迢赶往兰州，接回小外甥女。母亲从未出过远门，为子女却敢闯敢拼。途途经北京换乘，光是买票、进站、出站、找座，就大费周折。回程时，又带着吃奶的孩子和行李……经历的困难难以尽述。事后母亲说成功的经验：我就是相信解放军，因为我的儿子也是解放军的一员。有困难，看见当兵的就去求助咨询，在火车上也得到了解放军的照顾。

母亲总是相信，社会上好人多。那真是艰难岁月里由衷的感悟。

父母跟我生活十几年，说了很多经典的话，那是他们人生智慧的结晶。我把这些有意思、有意义的话收集起来，装订成册，起了个很“高大上”的书名：《家严家慈箴言》。其中大部分是母亲说的。我和弟弟停飞后，工作和生活上落差明显，母亲宽慰我们：“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起的福。”我们小时候有受苦的底子，有了母亲的这碗“鸡汤”垫底，什么样的苦日子也能对付。我和弟弟牢记母亲的嘱托，任何困难都不怕，人生路还长，“不能瞎混，成事须用心”，退伍不褪色，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人，年少时听妈的话是好孩子；成年了，听妈的话是有选择的，不盲从。终归翅膀硬了，要学会单飞，凡事不要过分依靠别人，要自力更生。母亲常说，我们五个跟她吃了很多苦。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困难时期谁家都困难，我要感谢她一辈子。因为“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我深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历经风霜雨雪才是完整的，磨难是励志的磨刀石。

母亲不仅给了我们生命，更教给了我们生存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我的母亲平凡而又伟大，是我永远的女神。

## 母亲的孝心

□孟祥杰

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处，然而，到了我母亲这儿，她和祖母相处得甚是融洽和谐。多年以后，回忆起如烟往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打我记事起，就没见她们婆媳之间闹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尽管祖母已经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但只要回想起母亲对待她老人家的情形，我便常常感叹不已。在那个生活并不宽裕的年代里，少年的我常常目睹这样的场景：每当做好饭，母亲都是先将最好的食物留给我那病中的父亲以及轮到我家奉养的祖母享用，她自己则和孩子们分享剩余的饭菜。

时至今日，每当翻看那个时期母亲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总能看到她那让人心疼的瘦弱，虽然一双眼睛依然有神，但颧骨却格外明显地高耸着。每每此时，在唏嘘之余，我便不忍再看一眼，否则眼泪一定会瞬间夺眶而出。

母亲对待公婆的孝顺，其实更遥远地存

在于我幼年的记忆里。依稀记得，那时我的祖父母身体还很健康，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生活。每当家里做了好吃的饭菜来改善生活时，母亲总忘不了先盛上一大碗，唤着我的乳名说：“去，给你奶奶送过去。”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里，这其实也是我乐意去做的事情，因为到了祖父母那里，经常会受到夸奖，说不定还会得到糖果之类的意外奖赏呢。

时至今日，有时我到姑姑家去，姑姑在回想往事时，也常常念叨起我母亲是如何对待祖母的，慨叹道：“唉，你娘对待你奶奶的上心真是少有啊，世上的人都像你娘这样待老人的话，就好了。”

母亲到了晚年后，作为深受她感染的我们，也总想为一生经历无数坎坷的母亲多尽点孝心。然而，在活到八九十岁已很常见的今天，母亲却在八十岁那年溘然长逝，从此也留给我们绵绵无尽的思念。